

shijie jingdian wenxue mingzhu bolan
青少年版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凤凰与魔毯

【英】E·内斯比特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Feng Huang Yu Mo Tan

凤凰与魔毯

原著：【英】E.内斯比特 译者：张 杰 审译：张 璘 刘荣跃

· 青少年版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凤凰与魔毯 / (英) 内斯比特原著 ; 张杰译. --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1.7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 : 青少年版)

ISBN 978-7-5322-7440-6

I. ①凤… II. ①内… ②张…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
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 缩写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7347号

出 版 人 / 李 新

执行出版人 / 李明虎 游安良

美 术 指 导 / 翁子扬

封 面 完 成 / KINGRUN株式会社 (日)

丛 书 主 编 / 张 语 付 路

■ 凤凰与魔毯——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博览·青少年版

译者 / 张 杰

审译 / 张 璘 刘荣跃

责任编辑 / 张琳海 李彦宇

封面绘画 / 杨俊洁

插图作者 / 金色森林

设计制作 / 王 超 落 叶

出版发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开本 / 700×1000mm 1/16 印张 / 13.5 彩色插图 / 12幅

版次 / 2011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22-7440-6

定价 / 13.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本书作者伊迪丝·内斯比特（E. Nesbit 1858—1924）是英国著名儿童文学女作家、诗人、小说家。她在法国、德国等受过教育。187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899年出版《寻宝人的故事》，一举获得成功。后创作出一系列描写儿童故事的优秀作品，深受小读者们喜爱。《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J·K·罗琳说：“伊迪丝·内斯比特的作品，一直是我行文风格临摹的对象，她笔下的童话故事永远是浩瀚无垠且趣味横生的神奇世界！……她是最欣赏的儿童文学作家。”

内斯比特是个多产的作家，她的作品通俗易懂，易于被孩子们接受，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激励孩子们树立优良的美德。她创作的儿童故事十分流行。她一共为孩子们创作出版大约40本长篇小说

和短篇小说集，故事妙趣横生，而非刻意说教。此外她写了不少诗歌，与丈夫合作为成年人写了8部长篇小说。不过她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

《凤凰与魔毯》，将把我们带入一个个奇妙的世界。这本书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保育室新换了一条地毯，谁也没想到地毯里面裹着一枚奇怪的蛋，无意中掉在火堆后竟然孵出了一只凤凰。凤凰告诉孩子们，保育室的地毯是一条真正的，能实现愿望的会飞的魔毯。孩子们在许愿后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遇……

人生中总是充满许多有趣的令人难忘的故事。而青少年的生活则更是有其特有的迷人之处，富有极大魅力。孩子们处在人生之初，对这个神奇的大千世界满怀好奇，对其中一个个的“谜”总想探出个究竟来。好奇是人的本性，人有了好奇心才会有创造。于是孩子们就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探索中懂得了很多道理，就这样一天天长大，走向成熟。

译 者

2011年5月



目录

第一章

凤凰蛋..... 1

第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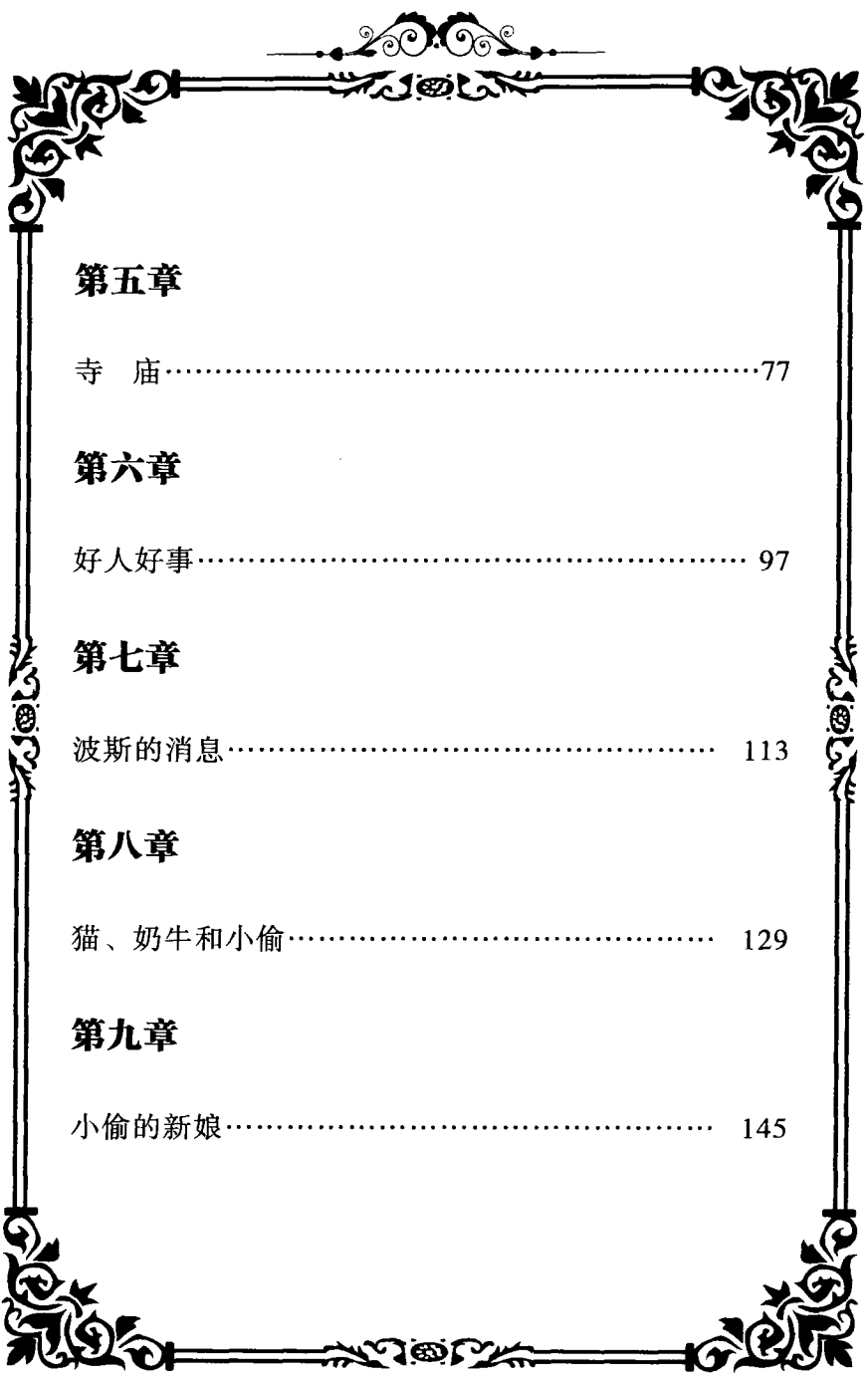
无顶高塔..... 19

第三章

女王厨师..... 37

第四章

两场义卖会..... 57



第五章

寺 庙.....77

第六章

好人好事..... 97

第七章

波斯的消息..... 113

第八章

猫、奶牛和小偷..... 129

第九章

小偷的新娘..... 145

第十章

魔毯上的洞·····	161
------------	-----

第十一章

结局的开始·····	177
------------	-----

第十二章

结局的结局·····	192
------------	-----



第一章

凤凰蛋

故事开始的那天，快到十一月五日了。有人心里（我猜是罗伯特）对于为盖伊·福克斯节准备的焰火的质量问题产生了疑问。

“它们太便宜了，”不管是谁，反正有人这么说，大概是罗伯特点吧，“假如到那天晚上它们放不起来怎么办？那样的话，那些个臭屁孩子可就会偷着乐了。”

“我买来的那些都没问题，”简说，“我知道它们是好的，因为那家商店的人说它们物超所值，能值价钱的三重呢……”

“我敢肯定三重不合语法。”安西娅说。

“当然它不合语法，”西里尔说，“单词本身谈不上语法不语法，所以你没有必要聪明过头了。”

安西娅搜肠刮肚地想要找一个令他非常不快的回答，于是想到那个下雨天，男孩们对于那次去伦敦在电车顶部的旅行是多么失望，那

还是他们的妈妈答应给他们的奖赏，因为在整整六天里，他们每次放学回家后都记得在擦鞋垫上擦干净靴子。

于是安西娅只是说了声：“你自己不要聪明过头了，西里尔。这些焰火看起来都很不错，今天你可以拿到你没有花在电车旅行上的八便士了，可以用它买更多的东西。有了这八便士，你应该可以买到一个非常可爱的凯瑟琳焰火。”

“那还用说，”西里尔冷冷地说，“反正它再怎么都不是你的八便士。”

“不过还是看看这些焰火吧，”罗伯特说，“就现在。我们可都不想在隔壁的那些孩子们面前丢人现眼。他们仅仅因为在星期天穿红色长毛绒衣服，就认为别人都不怎么样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就从此不穿长毛绒的衣服了，除非我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而那是黑色的砍头衣。”安西娅轻蔑地说。

罗伯特坚持己见。罗伯特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有坚定不移的恒心。

“我认为应该试放一下。”他说。

“你们这些小笨蛋，”西里尔说，“焰火就好像邮票一样。你只能使用它们一次。”

“那你说广告里的‘卡特的试验过的种子’是什么意思呢？”

一阵令人困惑的沉默。然后西里尔用他的手指碰了碰他的额头，接着又摇了摇头。

“这儿有点不太对，”他说，“对于可怜的罗伯特，我总是害怕这一点。聪明到了那种地步，你们知道，代数常常考第一——这就是要告诉……”

“住嘴，”罗伯特恶狠狠地说，“难道你不明白吗？你要是想试验所有的种子，那是没办法试的。你在各个地方取一些，如果它们能够长出来，你就可以相当地确信其他的也都会——那叫什么来着？——爸爸告诉过我——‘与样品相符’。难道你们觉得我们不应该抽样检查焰火吗？我们只要把眼睛闭上，每个人抽一个出来，然后拿它们试验。”

“可是现在正下着倾盆大雨呢。”简说。

“这还用你说，”罗伯特又反驳说。我们不用出去试验它们，只要把桌子向后移一移，在那个我们用来玩平底雪橇的旧茶盘上点燃它们就可以了。我不知道你们认为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到了我们该干点事情的时候了，而且那样做真的会有用，因为我们不应该只是希望焰火会让那些很臭屁的孩子们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明白这一点。”

“那的确是应该做的事情。”西里尔无精打采地同意了。

于是，他们朝后面移动桌子。等到地毯翻过来的时候，靠近窗户的地毯上的那个洞暴露了出来，显得特别刺眼。安西娅蹑手蹑脚地溜出去，趁厨师不注意的时候拿来了一个盘子，把它盖在了洞的上面。

然后，他们把所有的焰火都放在桌子上，四个孩子每个人都紧紧地闭上眼睛，伸出手抓了一个。罗伯特拿了一个爆竹，西里尔和安西娅拿的是罗马焰火筒，但是筒的胖爪子抓住的是所有焰火中的珍品，价值两先令的玩偶盒，孩子们中至少有一个（我不说是哪一个了，因为后来他觉得很懊悔），声称简是故意那么干的。没有人高兴得起来。最糟糕的是，四个孩子还特别不喜欢任何一点偷偷摸摸的、投机取巧的行为。他们有一条原则，就像那些米堤亚人和波斯人的制度一样不可以随意改变：一个人必须接受抛硬币、抽签或者任何靠运气的

要求，不论一个人可能多么地不喜欢事情的结局。

“我没想拿它，”简几乎要哭出来了，“我不在乎，我再抽一个。”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不可能再抽一个，”西里尔挖苦地说，“已经决定了。既然决定了，就不好改了。你已经做了，就必须接受它——我们也一样，手气太不好了。没关系，五号之前你会拿到你的零用钱。不管怎样，我们最后再点那个玩偶盒，要好玩玩。”

因此他们就点着了爆竹和罗马焰火筒，它们都没有辜负所付出的价钱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但是轮到玩偶盒时，用西里尔的话说，它只是静静地坐在盘子里嘲笑他们。他们试着用纸点燃它，又试着用火柴点燃它，然后又试图用挂在墙上的爸爸的第二件好外套口袋里的耐风火柴来点燃它。后来，安西娅溜到楼梯下的碗橱那儿，那里放着扫帚和畚箕，松脂引火物闻起来挺不错，好像长着松树的小树林，还有旧报纸、蜂蜡和松节油，以及非常难看的又硬又黑的抹布，是擦拭铜器和家具用的。还有点灯用的石蜡。她拿回来一只小罐，里面装满红葡萄果冻时曾值七个半便士，不过果冻早就吃光了，现在安西娅在罐子里装满了石蜡。西里尔正要用他的第二十三根火柴来点燃玩偶盒，她走进来把石蜡倒在了盘子上面。玩偶盒照例没有点着，但是石蜡的表现截然不同，刹那间一道火热的火焰蹿了上来，烧掉了西里尔的眼睫毛，四个孩子来不及向后跳开，脸都被烧疼了。他们立刻向后跳开，一下子退到了墙边，火柱从地板一直烧到了天花板。

“我的天哪，”西里尔情绪激动地喊道，“安西娅，瞧你这次干的好事！”

火焰在天花板下四散蔓延，罗伯特和西里尔看不能再耽搁了，就

迅速卷起魔毯的边缘，朝盘子踢了过去，切断了火柱，火焰消失了，留下了烟雾和一个即将燃尽的油灯发出的可怕的气味。

大家七手八脚地收拾残局，地毯已经被踩烂了。突然，他们的脚下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噼啪声，使得这些业余的消防员们猛地向后跳。又是一阵噼啪声，地毯动了动，就好像有一只猫裹在里面。玩偶盒最终被点着了，在地毯里拼命地爆炸个不停。

罗伯特冲到窗户前面，打开了窗户，好像这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安西娅尖叫着，简突然大哭起来，西里尔手忙脚乱地把桌子推倒在魔毯上面。可是鞭炮仍然在继续爆炸，即使被压在桌子下面还是砰然作响，发出爆裂的“噼啪”声。

接下来，被安西娅的哭喊声吸引，妈妈冲了进来。过了一会儿，焰火停止了爆炸，然后是死一般的沉寂，孩子们站在那儿，用他们的眼角，互相看着彼此的黑脸蛋，还有妈妈白净的脸。

他们的父母对于保育室的地毯被毁坏的这一事实几乎不怎么感到奇怪，也没有人真的感到惊讶。床应该是立刻结束这场冒险的地方。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我很小的时候，我非常把握许多条路都通向床，或许你也一样。

其余的焰火都被没收了，爸爸自己在后花园燃放它们的时候，妈妈并不感到高兴，尽管他说：“嘿，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去除掉它们呢，亲爱的？”

你看，爸爸已经忘记了孩子们正在蒙受耻辱，他们的卧室窗户正对着后花园。所以，他们都看到了非常美丽的焰火，并且很羡慕爸爸燃放焰火的技术。

第二天，一切都被忘记并且得到了宽恕，只是保育室必须彻底地

清洗，像春季大扫除一样，天花板还要用石灰水刷白。

妈妈出门了，就在第二天喝茶的时间，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卷好的地毯来了，爸爸付钱给他，妈妈说：“你知道，如果地毯有什么问题，我会要求你换一块的。”那个人回答说：“里面一根线头都没有，夫人。真的很划算，如果还有一块地毯的话，按这样的价钱出手，我岂止是非常的懊悔哟，但是我们能拒绝女士们吗，我们能吗，先生？”他向爸爸眨眨眼睛，然后离去了。

接下来，他们把地毯放进了保育室，地毯上面果真没有洞。

最后的一折打开时，一个硬硬的、听起来很响的东西从里面掉落出来，在保育室的地板上滚动着。孩子们一阵哄抢，西里尔抢到了，把它拿到煤气灯前：它的形状像一只蛋，黄黄的，泛着光，半透明，里面还有一种奇怪的光，用不同的方式拿着它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仿佛它是一只蛋，里面有着淡淡的火焰般的蛋黄，他们透过“石头”看到的就是那个样子。

“我可以留着它吗，妈妈？”西里尔问。

妈妈当然说不行。他们必须把它送还给那个送地毯来的人，因为她只买了地毯，没有买有着火红蛋黄的石蛋。

因此，她告诉他们商店的位置，就在肯特城路，离布尔盖特旅馆不远。那是一家又窄又小的商店，那个男人正在外面的人行道上非常巧妙地摆放家具，好让更多损坏的部分尽量不显露出来。一看到孩子们，他就认出了他们。他开始说起话来，根本不给他们机会开口。

“不，你们不能这样。”他大声喊叫道，“我不会拿回地毯的，所以你们千万别弄错了。买卖就是买卖，地毯的事情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们不想叫你收回地毯，”西里尔说，“可是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样东西。”

“那么，它肯定是在你们那儿卷进去的。”那个男人立刻气愤地说，“我卖的货里从来没有夹东西的，都是非常干净的。”

“我没有说它不干净，”西里尔说，“可是……”

“哦，如果是蛾子的话，”那个男人说，“用硼砂就可以轻松搞定了。我希望就只有它孤零零的一个。我告诉你，这地毯从头到尾都是好的。地毯离开我的双手的时候，它没有什么蛾子——连一只像蛋那么大的都没有。”

“可是，就是它呀，”简打断了他，“就有一只蛋那么大。”

那个男人跺着脚，做出要冲过来的样子。“滚开，我说！”他大声地嚷嚷道，“不然的话，我就要叫警察了。让顾客们听听也好，你们到这儿来，指责说在我卖的商品里找到了东西。喂，走开，在我让你们碰钉子之前赶快走开吧。哎！警官……”

孩子们逃跑了，他们认为，他们的爸爸也认为，他们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了。但是妈妈却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爸爸说他们可以留着那只蛋。

“那个男人带地毯来的时候，肯定不知道蛋在里面。”他说，我们和他一样有权利留着它。”

因此，那只蛋摆在了壁炉架上，它使黑暗的保育室变得明亮起来。保育室之所以黑暗，是因为它是地下室的一个房间，它的窗户朝向一片石头，有一个炉渣堆起来的假山正对着窗户。假山上除了长着耐阴虎耳草爬着蜗牛之外，什么都没有。

在房产商的清单上，这间屋子被描述成一间“地下室中便利的早

餐间”。在白天它也相当黑暗。晚上点亮煤气灯的时候，关系就不大了。但是在晚上，蟑螂就变得爱好交际了，常常从壁炉两侧的低碗柜里出来，那是它们的窝，想和孩子们交朋友。至少，我猜那是它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孩子们从来都不想。

到了十一月五日，爸爸和妈妈去了剧院，孩子们不高兴，因为隔壁的那些臭屁的孩子们有很多焰火，而他们没有。

父母甚至都不允许他们在花园里点一堆篝火。

“不要再玩火了，谢谢你们了。”他们问爸爸时，他这样回答他们。

当小宝宝上床睡觉后，孩子们伤心地围坐在保育室的炉火边上。

“我烦透了。”罗伯特说。

“我们说说沙子仙子萨姆亚德吧。”安西娅说，她主要是想让谈话变得愉快起来，在刚过去的假期，他们曾经遇到过这个仙子。

“光说话有什么用呢？”西里尔说，“我想要的是发生点儿什么事情。到了晚上，不被允许出门，简直要闷死了。呆在家里啥事都不能做。”

简完成了她的最后一点家庭作业，“啪”地一声合上了书。

“我们有愉快的回忆，”她说，“想想刚过去的假期吧。”

“我才不想要什么美好回忆呢，”西里尔说，“我想要有更多的事情发生。”

“实际上，和其他人相比，我们已经非常幸运了。”简说，“嗨，没有其他人发现过一个萨姆亚德。我们应该很感激才对。”

“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继续幸运呢，”西里尔问，“我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们的好运都停止了呢？”

“也许有什么事会发生，”安西娅心满意足地说，“你知道吗，有时我认为我们就是那种人，事情总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这就像历史上的事情一样，”简说，“一些国王充满了有趣的事情，而另外一些国王，在他们身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只有出生、加冕和埋葬，有时连这些都没有。”

“我认为安西娅是对的，”西里尔说，“我觉得我们就是那种人，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有一种感觉，只要我们能够稍微给它们加把劲，事情就会发生了。只需要某个东西来使它开始，就是这样。”

“我希望学校里教魔法。”简叹了一口气，“我相信要是我们会一点儿魔法，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

“我倒想知道，你怎么开始呢？”罗伯特环顾了一下室内，但是从褪了色的绿窗帘、土褐色的软百叶帘，或是地板上的破旧棕色油布上都得不到任何头绪。即使是新地毯也没有任何暗示，尽管它的图案非常奇妙，它看起来好像总能让你想起什么事情。

“我确定现在就可以开始，”安西娅说，“我看过很多关于魔法的书，不过我认为《圣经》里说使用魔法是不对的。”

“在《圣经》里，魔法是不对的，只是因为人们想要伤害别人。我觉得，除非他们想伤害别人，魔法本身没有什么不对，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而且，就算我们想，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做到。我们来看《印戈耳支比传说》吧，那儿有一些关于咒语的事。”西里尔打了个哈欠说，“我们还可以玩魔法。扮成圣殿骑士。他们特别迷恋魔法，他们经常用一只山羊和一只鹅来下咒语或者什么的。爸爸这么说的。”